



凤凰山

星期五
2024年8月2日

□主编：郝良
□编辑：杨蕙菱
□美编：罗烽烈

巴山夜雨

邮箱：
3213456266@qq.com

07版

阅读副刊精品，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账号。



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

没有谁是缺一不可的

驱车30里，向一个叫燕子寨的地方进发。听说一群唱歌的燕子聚会犁开40℃的高温从国道转入乡道，进入村道导航也迷失了方向

“你已偏离，请掉头。”
一次，两次，三次……
到了。山人指路：“在上头。”
拾级登场的我举目四望
层峦叠嶂，明月湖只是一清泓
蝉声稀薄，松风摇动
在这清静的山中
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多余

水中有一株枯死的树

群山环抱，在一方清澈见底的山坪塘中这株依然挺立的树怎么就死了呢因为它的枯，我无法说出它的名称因为不能说出它的名称我感到更加孤独

在水中，我是它的另一个倒影
鱼，是我的另一个倒影
我从一朵云游向另一朵云
游向另一个我
像一滴刚停驻枝上的雨

干净，透明
涌动的岚雾似乎想要告诉我什么
一条小蛇没入草丛
我知道，将再也无法找到答案
没有真相。只有死亡事实

雨过天晴

在山中，看到岚雾缭绕
有限的天空中飘出几朵云来
阳光从枝叶间穿透而下
心中就升起了一道虹
就想起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我
因为我在作文中用了一个词
——云蒸霞蔚

所以，不在微信里给人点赞
我怕一不留意就误了别人一生
林间有蝴蝶飞舞
像秋天里的银杏叶飘落
不敢喊出它们的名字
我知道自己一开口就会说错

枯叶蝶，霸王蝶……
纵然在内心喋喋不休
也不能证明我就蒙对了
一只黑蛉不知从何处来
翅膀一闪一闪地也不知它在嘲笑谁
反正我把自己给云蒸霞蔚了
需要一次严肃的批评

生活的闭环

这一辈子想幽居山中已不可能。回城生活需要有一个闭环路边的一树野鸡椿拉我一把思想翘起了一步

我不能把它明月山的红艳带走
我知道你在这浓绿中的孤独
你需要被人看到
燃烧的青春，恨不能
马上翻卷了果皮

对不起，我只能站立一分钟
愿你自求多福
在明月山我什么都不能做
什么都不能带走
一缕风，或者一声鸟叫

我匆匆忙忙走了
正如我匆匆忙忙地来
拐了。我正在抄袭别人的诗句？管不了那么多了
回城，生活需要闭环

明月山拾趣（组诗）

□谢泽雄（重庆）

顶上，请在房顶上啾啾的鸟雀啄食，鸟雀也是上天降临的精灵，让吃饱了食物的它们佑护着小孩平平安安长大。

房顶下面，是芸芸众生里烟熏火燎的生活，从房顶上远望，是万物生长的大地，是人在苍天下渺小而顽强的身影。

今年夏天，我再去梁老汉家，老汉与他的老伴儿还在乡里的老房子居住。梁老汉用柴火煮米粥，柴火灶里，是熊熊燃烧如发出朗朗大笑的松枝，偶尔听见松脂“啾啾”地滴落在火焰中。蒸气四溢的锅里，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儿，浮在最上面的一层是米油，喝上一口会有些黏嘴。饭后，我坐到山后石头上，看见梁老汉家的屋顶上，还顽强耸立着黝黑的老烟囱。有人说炊烟是乡村天空的魂魄，那么这耸立的老烟囱，就是承载魂魄的乡村心房。我站起身，对着老烟囱深深鞠了一躬：老烟囱，看护好我们的村子啊！

我认识摄影师老罗已20多年了，老罗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但对摄影入迷，为捕捉到好的画面，他可以在野外守候一晚。我羡慕他旺盛的精力，这些年他常背着10多斤的摄影器材爬到楼顶，从房顶上拍摄那些清洗大楼外墙的“蜘蛛人”，从房顶上拍摄那些如蚁的人流。老罗喜欢黑云压城狂风大作的感觉，去年夏天，他在46层的楼顶上拍摄闪电，用镜头记录了电闪雷鸣下的城市之光。“一道闪电划破天际，和城市天际线完美结合，有种科幻大片的感觉。”老罗对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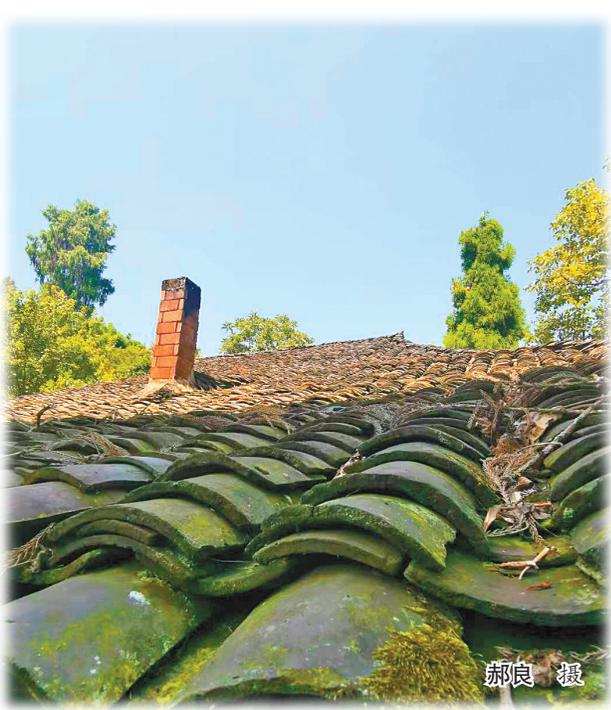
电影《1921》里，也有一个细节把我深深地打动了。新婚的李达夫妇搬入了上海的新居，有几次透过窗户望见邻居家的小女孩，小女孩也纯真地看着他们，绽放出甜甜的笑容。有天晚上，李达通宵撰稿后，赤脚兴奋地穿过木楼门跑上了青瓦房顶，那时正好天亮了，金色霞光洒满大地，世界新鲜动人，李达张开双臂，发出酣畅淋漓的吼声……几帧明亮的画面，看似写意的闲笔，却让抽象的理想变得具象可触——革命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孩子的微笑和阳光洒遍大地么？

在城市，我也喜欢独上高楼，在楼顶，我打量着城市里的楼房，凝望着城市里的灯火闪烁，也抬头仰望天空的云朵、月亮与星辰。在楼顶，我消融着心里的块垒，溶解着沉闷的心事。在楼顶，我也有对长期思考而不求甚解的事物突然之间醍醐灌顶，还有洞悉人间秘密的喜悦漫流心间。

从房顶上望人间，发现人间其实待我不薄，我们彼此相爱，天广地阔。

从房顶上望人间

□李晓（重庆）



郝良 摄

捡瓦，也是那些年的乡村农事。

那年，在老家土墙结构的青瓦房顶上，爷爷翻捡着瓦片。我家住在山梁上，遇到狂风暴雨或冰雹，屋顶上的青瓦便如鱼鳞一般泛动得歪斜变形后留下缝隙，雨水就从缝隙里流入房间。捡瓦时，爷爷小心地翻动一片一片瓦，再严严实实地盖上。累了，他就会直起腰身，望一望院坝里的我、走动的鸡鸭。有天，光影婆娑中，房顶上的爷爷突然对我大喊：“乖孙子啊，你在学堂好好读书，长大了去县城住楼房，就不用捡瓦了。”

爷爷去世后，奶奶留下了他生前常穿的一件粗布衣裳，衣裳上，有爷爷的皮肤与粗布摩擦的痕迹，有浸透了的浓重汗味。有年麦收前，奶奶把这粗布衣裳挂在竹竿上，上面再戴一顶帽子，做成乡下稻草人的形状，用来吓退前来啄食的麻雀。那些年，村子上空的麻雀，一群一群黑压压地飞，偷食村子里的庄稼，乡人为此苦不堪言。我望着田里在风中微微飘动的粗布衣裳，恍然感到，爷爷又从当年的房顶上走下来，疾步到田地去巡视庄稼，嘴里“嘎、嘎、嘎”地驱赶着鸟雀。

一辈子含辛茹苦的爷爷，他在土地里匍匐着的身子，他在房顶上躬腰翻捡湿黑沉重、苔藓漫漫的瓦片的身影，在苍穹之下，成为定格在我记忆里的恒久形象。

那年秋天，我去乡下亲戚梁老汉家住了一晚。梁老汉腿脚麻利，用柴火烧饭，他往土灶里添柴时，腾起一股柴烟，从灶里飘荡出来蹿上梁顶，又从老烟囱里扑出去，与天空中的雾霭汇合。晚上下起了雨，我同梁老汉闲聊，听瓦上雨声，想起一些流光，如安魂曲。

第二天早晨，我突发兴致，要去梁老汉家的青瓦房顶上看看。梁老汉大惊，你要干啥？不过梁老汉还是搬了楼梯，我爬上屋顶，看见青瓦上深深浅浅的青苔覆盖，瓦被浸透出草一样的颜色。我突然产生一种冲动——坐在房顶上喝老酒，微醺后，就把青瓦当床睡去。我蹲在房顶上，看见梁老汉家周围层层叠叠的金黄稻田，空气里弥漫着谷香，大地母腹临产前的喜悦时分，往往是寂静的。于这屋顶上，看那风掀稻浪，我也想置身于稻田中，悄然化为一株站立的稻子，浸润季节云雨后的饱满，由此才懂得了慈悲安静。

那天在房顶上，看见瓦缝里有一颗乳白的小牙，我问梁老汉：“是谁的牙齿？”梁老汉在下面哈哈大笑：“我小孙子的。”在乡下有习俗，小孩换了的乳牙，扔到屋顶上，长出的牙齿才整齐坚固。还有一种习俗，婴孩满月时，把谷粒麦粒撒到房